
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专栏

■ 评 论

古海隆起的歌

——评永琼桑姆的诗集《古海》

□次仁罗布（藏族）

牧歌悠悠。
古象雄文明源于她，以阶梯式向雅鲁河谷蔓延，侵袭进茂密的塔工地界，再不断向外延伸，成为远古极具影响力的文明，高原之人被其护佑。之后，吐蕃的盛起与衰落都在雅鲁河谷里，其后人最终却选择到阿里去栖息，从此停止了征伐，刮起了弘法的劲风。这高地上有了神山冈仁波齐，有了神湖玛旁雍错，有了古格王朝，有了札达士林，使她的声名被高原雪域的风吹向各个角落，成为令人神往的一处高地。

诗人永琼桑姆就出生在这片高地上，她被孔雀河所喂养，目光所及之处被巍峨的土林所占据，使她在柔弱如水与坚毅豁达间穿行，并热爱上了诗歌，想用一行行简洁的文字，表达对故乡的那份痴爱和思念。她与西藏当下的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最初在家乡的学校读书，后来考取到内地的中学上学，然后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，毕业后再回到家乡发光发热。这种经历使她与故乡之间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，情感上的丝丝缕缕甚至因距离而让她对故乡有了一种审视与考问，这在她的诗篇《铁匠的女儿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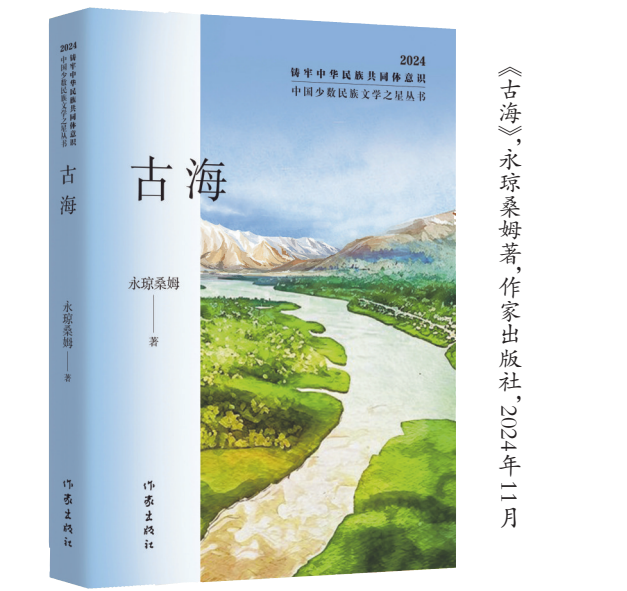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你吗？铁匠的女儿/与我一起放学回家吗？//越过了五彩塔/乌塔粮仓与马车在灯边/有我们共同回家的大路//呼啸着的塔下鹰/用狂风的劲绳 捆住了街道与细沙/让我们紧紧拥靠在一起……”

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，但偏远的故乡却仍被旧有的观念所束缚，人们对手工艺人的轻蔑与不屑依旧存在，这让年轻的诗人既疑惑又愤慨，于是情不自禁地对这种顽固的思想进行回击，而且讴歌劳动的光荣与劳动者的美，表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：

“雪中一阵玩闹的风/使老人的曲调颤颤巍巍/但也继续哼唱他的历史/缅怀他的青春/匆忙的雪粒也在附和着落地/贴紧他曾守卫的土地//稳稳上老人还有一部留声机/白内障折磨地夺取了一切洞察/幸好他的声音仍在传颂着英勇的旋律……”

《遗忘的人》描述了一位说唱艺人，可是这位艺人已经风光不再，只剩下衰老与病痛，但他传扬英雄的使命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终止。他坚持用苍凉的声调继续吟诵英雄的故事，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滋养。这样的画面，令我们动容，也使我们不免为岁月的匆忙消逝发出一声喟叹。还有《外婆》《益西》《柏树香》《普兰的春》等许多的诗篇，都是因写故土而情感喷薄欲出的。

永琼桑姆这部集子里的诗歌篇幅都很短，有些甚至只有那么几行，但这并不说明其诗歌的空泛或简单，反倒证明了她的极简与匠心独运，比如《母亲》只有“一团柔软的蒲公英/



任风吹散 细碎的情绪/只剩一根 干枯的 母亲”这寥寥几行诗，却让我们读到了母亲从青春到年老这几十年的变化。在柔软的蒲公英这个意象中，诗人淡化了许多的愁绪和伤感，让读者在美丽的诗行中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，其力量是无法言说的。

“你是桌子/西藏的尼泊尔木碗/一壶茶/滚滚浓烈而来/你总是宽容那片热情/却不留下脉脉的余温”。《余温》这首诗的意指可能有多种，如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，这种丰富性使得它拥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。

“野杜鹃是山神自残的血痕/光照充斥在满足的紫色上/人们编织着花冠佩戴着美丽/山神编织血肠祭祀着杜鹃”。《杜鹃》这首诗写出了大自然里的因果关系，到底是谁在成就着谁？这是一个带有哲思意味的疑惑。

永琼桑姆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形式上的努力探索，有时一个字开头，有时三个字，有时十几个字等，但通览下来你就会看到各种形式的排列，这些都是诗人故意为之，也可见到她的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。

年轻的永琼桑姆刚刚踏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不久，前方的路还很漫长，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唯其稚嫩，更具希望。期待她通过不懈的努力，争取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诗人。

（作者系西藏作协主席）

■ 创作谈

在大学四年的文学学习里，我很愚钝，从未在意过诗歌的存在。直至在第一次失恋后，读到海子的那首关于德令哈的诗《日记》，我抑制不住地想起曾经去过的、想要的、丢失的、现在的一切，才第一次有了对语言与想象的战栗的感觉。我凭借诗歌得以舒畅地诉说了心中隐秘的痛苦，写出了《走失》《别》《谛听山神》等诗。当时盛行创办公众号，我也创建了一个公众号，记录并发表我所有的长歌短句。当然，这个公众号没有很多读者，但关心我的朋友还是关注到了它。她们从我发表的言语中体会到了我的情绪，也引发了她们的哀乐。我欣喜在这样有距离的表达里。这是我诗歌创作的初始。

我于1998年出生在西藏阿里，我的生活和创作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。阿里地区在中国的最西部，平均海拔四千米，这里连接着尼泊尔等地；这里有歌舞，有果实，有田地，有糖果，有神话，有冈仁波齐山，也有大片寸草不生的荒漠。越是空旷的地方，人们的想象力越是丰富，这里创造出了摇篮曲、神话、故事、谚语、诗歌、史诗……而将这些古老的色彩传授于我的人，就是我的外婆。

外婆八十岁高龄时还能流畅地讲完《格萨尔王传》，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她的记忆力这么好，能将故事表达得如此准确？她回忆在札达县放牧的时候，她只听过路的人们讲一遍故事，就能将其深深刻在心里。她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，因为在荒无人烟的草原里，像当今社会手机一拿，随便一搜就能查到的神话、故事和驱车不久就能团聚的热闹，对于当时的她而言，是稀有的刺激，她要将这些路人们带来的故事牢记记住，在往后的日子里细细回忆。带来故事的人走了，却留给了她大片的想象空间。然后，在某个寒冷的夜晚，外婆一遍又一遍地将故事讲给我的母亲和我听，她的故事就成了连接我和幻想与现实的桥梁。阿里很空旷，这里的天地都有它们的生命；阿里很寒冷，但神话里的人有血有肉。当我学会写出几篇像样的诗歌后，也开始尝试融入这些传统的神话故事，如《益卓神女》《札达》《忘了的故事》等。故事曾经丰富了我的童年，如今丰富了我的想象。

后来，我遇到洛尔迦、北岛等诗人

空旷的听觉

□永琼桑姆（藏族）

的作品，橘子和太阳，深蓝与海风，故事与歌舞，语言与想象再一次交织在一起。我开始重翻旧书，翻找大学时的诗歌课件，重学诗歌创作。《城下俗》《风》《欣赏》都是我依靠经验与技巧反复修改后的作品。我还开始回顾之前的作品，将很多的长诗改精简，将不明表达的句子摘除，自我修改，自我反省。实际上，我现今再去读那些诗，仍旧十分有愧，一些诗歌还存在许多问题，却无法再次修改。

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过程中，我想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都将面临全新的挑战。一开始，无论诗歌还是小说，都只是我宣泄情感的方式，比如发现故乡、赞美故乡。但时代发展得真快啊，连愚钝的我都能鲜明地感受到故乡剧烈的变化，随后我将所看到的现象和反思融入创作中。比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、自由与尊严的挣扎、文化的选择与传承等问题，成为我如今不竭的创作源泉。例如，在《铁匠的女儿》中，我探讨了西藏至今仍存的职业偏见，即认为铁匠这一份工作是不光彩的，西藏人在结婚交友的时候，还会特意询问上辈是否有人从事这一份工作，足见这一偏见之深。又如，在《边界与文明》一诗中我写道：“它们曾在一条河共度望果节/切玛抬起巫师/土地围起面具……造物主停止了文明的轨迹/挣扎的边界又以月亮的种子/作为文明的中心/合围着礼赞孔雀与十五。”这首诗源于我对文化变迁的思考：

■ 创作谈

一条路，铺垫了一个人的一生，将其引向命运的远方。

这些年，我好像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，从一个晨昏，走到另一个晨昏，我好像走出了乡村，却好像依然还在乡村。走了很多年，总以为在地理上的远方，回过头才发现，其实自己始终站在原处，站在那个被挤在长白山褶皱之间的村庄。

长白山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。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，当然，它同样不会缺少奋进的力量。

前几年，我负责单位指派的脱贫攻坚工作，随着对乡村的深入探索，那些亲切的或陌生的记忆随着探访乡村的脚步一点一点复活。如果说我之前对乡村的印象，还一直停留在表面，那么之后的很多年，我才慢慢读懂了它们的背面、侧面和里面。如今的乡村，早已脱胎换骨。很多时候，在我的思考中，它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两个时空中出入：在过去和现在之间，它们偶尔交叉融合，相互影响；偶尔又在一分为二的路径里彼此剥离、相互独立。在某个时段，我与乡村达成和解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个顿悟的时刻实现了超越。

在当下的语境里，散文集《交替的底色》的书写对象似乎略显单一，它写的一直是同一个村庄，是那个被挤在长白山的褶皱里、无言亦无声的遥远的村庄。但是，懂得它的人都知道，作为一个意象，那个村庄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。我将自己、北北、米宁、天宇等人拆开、揉碎、糅合又重组——表面上，这些人是单独的个体，实际上，他们却代表了一个群体。在冲出大山这条路上，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，思想和行动常常会不谋而合，堪称“精神共同体”。他们人生起点低，却又不甘心命运安排，铆足了一股劲，想冲出大山，远离村庄，在城市里扎下根。

在中国的乡村，这部分人不在少数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大多都看够了父辈们所受的苦，经历了生存的艰难，还有太多挣扎的迷茫。可是，这些人却难以被人理解，别人不懂他们想

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

□宋雨薇（满族）

要的远方，哪怕他们心里一直奔腾着一场海啸，泪流满面地站在他人面前，对方好像也看不到泪水，更读不懂他们心里的悲伤。

在奋进的路上，一长一短的两个影子始终交织，镌刻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记忆里。那些长短不一的镜像，长的是自己沿着岁月的方向，逆流而上的身影；短的是父辈们弓着腰，扶着犁艰难前行的日子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后来这些天都在岁月的河流里走出了迷茫。在命运面前，他们将“命”和“运”理性地拆分，淡定取舍，昂扬着奋进的力量，最后都走出了大山，留在了城市，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
自始至终，我都在实现一次次全力打开自我并超越自我的文学实践。以米宁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一直存在于我的视野与思考里，在触摸过粗糙坚硬的生活表层后，她们的情感和命运在乡村振兴的蝶变中实现超越，最终唤醒了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向往与不甘，走向了更加多元的道路。还有书中的父亲和四叔，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，还是一群人，是许许多多带有时代精神气质的农民的缩影。这些人事变迁，在向内和向外的观照里，都构成了我内在的生命体验、记忆和思考。在这部散文集中，我还通过串联的方式，围绕着村庄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苏醒，改写了乡村的旧时况味和精神。

那些个体的命运在时代转型下跌宕起伏，造成了我和北北们不同的远方和未来。我深情地回望这一切，在记忆的河流里打捞我和北北的境遇和时空。那缺席的毕业照片、青年公寓的相见、小树林的醉酒，以及“我”、北北、天宇等人流泪的时刻……这些“交替的底色”呈现出我们这代人的成长际遇。

新旧事物就像齿轮一样一环紧扣一环，推动着时代飞速向前发展。柳絮的果园里落了一地的红红的果子，却再也吸引不到当年偷果子的人了，他们都去了哪里？他们还会回来吗？

这部散文集里不仅有我对时间的思考，也有对生活底色的探究，还有对命运起伏的追问。这些努力，在我看来就像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。

■ 评 论

细节、个性与散文的气度

——评宋雨薇散文集《交替的底色》

□赵培光



《交替的底色》，宋雨薇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11月

“坡高路滑，我弓着腰，背着麻袋，向坡上一次次攀爬的身影，渐渐地拉大着山坡的弧度。在那片让父母充满希望的田野上，每一次，我都要上气不接下气地，将一袋袋的玉米棒子，拼命地从坡底背到坡上的路旁……”

哦哦，她的散文，那么清脆——

“很多时候，我喜欢看着四叔对准白桦树段，在那个树的年轮中间围圈的部位，高高举起斧头，手起斧落，一声清脆的声响，白桦树段一分为二炸裂在四叔脚下，就像是碎了一地的梦想……”

细节，细节……细节怂恿着雨薇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看到一句话：“时间让深的东西入骨，让浅的东西无痕。”入骨也好，无痕也罢，毕竟要写出散文的气息、气运与气度。所谓散文之散，

细节、个性与散文的气度

所谓散文之文，关键就在那一闪而过的灵光哩，要问灵光最终去哪儿——牧童遥指杏花村！

新文学以来，现代白话散文的成就一波接一浪，一浪接一波，波迫兮，浪飞兮。萧红、张爱玲等女作家，贡献出许多不俗甚或不朽的散文名篇。雨薇不肯仅仅站在她们身后，而是尽量踩着光影追上去。

雨薇在村庄里度过了少小年月，看惯了也看懂了那些庄稼树木，它们之所以长势喜人，必然是经得起风，淋得起雨，熬得过霜雪雷电，挺得过酷暑严寒。更何况，山、水、人，久养而性成，习得了那种倔强的品性。体现在作品上——你写你的，我写我的；体现在做人上——你行你路，我行我素。

就散文来讲，没有技巧，就是最好的技巧。境由心生，文由境生，若人品干净，文品自然圣洁。呼吸在市井，低眉顺眼，块垒无计消除；而到了草原上，策马扬鞭，境界一下子就辽阔起来。当然，叙事讲究调性，一笑了之抑或一哭了之，小儿科，免不了轻慢艺术。雨薇凭她生活的底蕴和思想的高格频频出手，字词句段中融入了大爱与深情，无为而无不力！

雨薇心中深藏不知多少事，散出来的千字文、万字文，情幽意远，夺目亦夺魂。

许是去年秋天吧，我受邀参加某个活动。其间，碰到了雨薇，得机会与她交谈，核心话题是生态散文。我曾经写过若干篇什，没怎么把这当回事。年轻些的雨薇呢，却特别担心丰富的生态题材会掩盖自己思想的短板。于是，她积极地收放眼力和心气，开垦着一片又一片小散文、大文章。握别的时刻，我突然发现她较好的脸庞隐约透露出沧桑。不由得暗想，沧桑兴许是雨薇散文又进一步的体现吧？

一个人，活成了俯仰于天地之间的作家。谨以此文致意，为雨薇，为散文，为雨薇的散文，也为自己的散文。

（作者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、吉林省散委会主任）